

欽
定
全
唐
文

欽定全唐文卷二百六十八目錄

武平一

東門頌并序

請抑損外戚權寵并乞佐外郡表

請追贈杜審言官表

諫大饗用倡優媠狎書

處親權猜閒對

徐氏法書記

鄭國忠

謝尚方監表

許景先

奏停賜射疏

唐朝議大夫行聞喜縣令上柱國臨淄縣開國男

于君請移置唐興寺碑

權若訥

請復天后所造諸字疏

靳恒

請勤政事疏

宋務光

諫開拓聖善寺表

洛水漲應詔上直言疏

請減滑州封戶疏

欽定全唐文卷二百六十八

武平一

平一名甄以字行潁川郡王載德子武后時隱嵩山修浮
圖法屢召不應中宗復位平一方居母喪迫召爲起居舍
人丐終制不許景龍二年兼修文館直學士遷考功員外
郎元宗立貶蘇州參軍徙金壇令平一見寵中宗時雖宴
豫嘗因詩頌規誠旣被謫而名不衰開元末卒

東門頌并序

東門者前刺史平陽崔公庭玉今長史京兆韋公敷先司

馬北平陽公洽郡縣寮佐所勦構也聞乎信所以守物義所以建利因時制事事無其憊以欲從人人安其業夫如是則有訓有典可象可愛昔惠渠旣通時歌樊陵之美學堂爰設俗賴文翁之化徵名校實我固有焉使君名璵字庭玉生稟殊操體含中和性達心敏長材不器故經之以恭儉溫良緯之以貞直忠肅政事文學弱冠有聲解褐授署州參軍秩終恥屑就卑位從刺史辟或出入燕魏周遊關河用晦過光垂二十載博陵公崔元暉之居冢司也聞而命焉授幽州戶曹參軍都督右僕射唐公大將軍薛公

並引置幕府俾司軍事屬北胡憑踐東夷寇虐邊飛羽檄
堂施樽俎公戮力悉心剖綜條暢以清幹著稱爲巡察使
御史張希元所薦奏遷荊州戶曹參軍湘郢凋弊創夷荒
阻公疏科籍辨井田黎人時雍頌聲載路前長史尚書左
丞元暕後長史吏部尚書崔日用咸加殊禮再以清白陞
進召至闕下兵部尚書代國公郭元振刑部尚書耿國公
趙昭以公有宏算遠圖可以折衝禦侮俱奏參戎旅兼攝
監察御史軍還即真自殿中三命至侍御史舉直錯枉蠲
苛糾慝不爲利回不爲義疚除兵部員外郎遷郎中加朝

散大夫夏官之任司馬之法公能革之公能折之詰禁制
軍於是乎在故爲國相梁公深所嗟賞焉天子方急鉛銅
之貲息役簡賦勦萑蒲之聚通商惠工以弊兼此郡故命
公爲守也原隰旣平天監在下厥繇克紹帝曰休哉南至
衡山勅公總察對揚嘉命疇敢不祗迺紆疊夷以煩掃地
更作沉潛剛克強固柔順言稽典謨動踐規範懼國賦不
給故公爲之薄斂於是乎戶忘流迸懼年穀不登故公爲
之發倉於是乎郡無餒絕懼人之乏困故公爲之已責於
是乎境實保寧懼天災流行故公爲之禮神於是乎時無

淫孽吐之悻獨恤之慈也士之賢行旌之禮也邦之庠塾
廣之學也里之喪祭遵之訓也人之稼穡勸之時也吏之
斂攘致之辟也訟之疑怨申之理也俗之奢僭約之儉也
獄之小大必以情也物之洪纖罔不綜也然後命錄事參
軍宋重茂宣城令長孫勗務三時保四封濬溝洫修城郭
以尉杜暄副焉茂也業尚夷素識資端慤司舉多則臨人
以莊勗也正實自躬化能周物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暄也
淳裕敦質貞才粹理兼主簿劉元察尉崔愔等咸欽率訓
矩經之營之慮事以度功縮板以載作呈土物計徒庸揣

高卑司啟閉審曲面勢上棟下宇築之登登約之閣閣庶
高門有闕修衢如砥故鞠躬以從禮擊柝以防暴豈魯國
之不時寧吳閭之能擬闔茂歲太衝日公將伏奏洛師郡
人前華容令吳元暉無錫尉奚山松等數百人比肩接踵
或泣或歌同揚言曰公之鎮也化盈弊壤事謀先達止盜
賊張敞之牧冀州舉閉縱賈逵之牧豫州勸種植李恂之
牧兗州棄託書趙爽之牧青州躬節儉胡質之牧荊州問
疾苦郭細侯之牧并州雨隨車百里嵩之牧徐州公兼茲
懿業棄我而歸載馳載驅靡瞻靡依甘棠勿翦高門巍巍

刻頌於石紀公之徽頌曰

眊旣庶吏勿率帝曰俞公是恤君子慰小人慄賢才陞凶
悍黜微績亮謨猷秩禁令施恩化溢建城市平街術役以
時揆以日材式慮功難逸牆靡茨門距葦引還旆戒徂驛
嘻我公恍而失思厥聲之允嗣庶耿光之可述

請抑損外戚權寵并乞佐外郡表

臣平一言臣緣修起居注太史監每季有牒臣伏見從去
歲已來屢有災異熒惑入羽林太白再經天太陽虧月犯
大角臣伏按舊史文志咸非休吉之感或爲咎徵之兆臣

聞災不妄生變不虛設象見於上人應於下其理昭彰有如影響陛下嗣膺鴻業夤畏上元故皇天不言以災眚譴誠詩曰敬天之怒不敢驅馳又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臣伏見陛下孝愛因心敦崇戚族澤濡后氏恩洽外家位以慈周榮因惠假臣當宗親階越三等家有數侯既忝國姻復叨枝屬朱輪華轂金榜瑤簪過東漢之梁鄧邁西京之許史光耀焜煌古今所絕誠陛下睦於親寵降於慈貸誠未息譏諶深近器黷恩彌崇而議彌積位逾厚而釁逾擁臣又聞月滿必虧日盈則蝕春秋有

交謝之理星律有輪環之次時不再來榮難久藉昔永淳
之後藩維構孽王室多難先聖考運從權時居寶厯臣諸
房等地惟宗子爵列扞城竊祿疏封屢迴星紀今皇明復
辟聖政惟新自合恭守園廬遙承雨露庇影椒房之末階
親槐里之餘今乃再假寵靈驟貽弊渥姻從日茂爵封如
初但見昇崇無聞損降高班厚位遂超涯極以此或陰氣
偕陽乾文告變且頃年已來河洛汎溢東都西京俱有水
潦蓋以陰氣太盛所致昔王家驕貴梅福上書竇氏專權
丁鴻進諫臣伏思古來后妃之始自呂霍上官閹董之氏

皆以恩寵過深驕盈僭溢一朝傾覆竟無噍類易曰不遠而復又曰鼎折足覆公餗伏願思抑損之宜運長遠之策或令安車就第使剖符臨州遠之以機權錫之以閑逸上恭乾乾之惕下全親親之道則肅彰國圖殷鑒後葉臣覺招酷罰待斃苦壞聖心不棄窮穢備官史冊哀緒莫申餘陰無幾精魂屢竭昭恤末流如將有補明時不矜荒殆伏乞假名外郡遂禮私庭冀存識爽少酬醜冒臣瞻光視漏豈復支久旣因災眚誠兼宗國俯揆殘骸退深荒越

請追贈杜審言官表

審言舉鬱中朝文高前列是以升榮粉署擢秀蘭臺往以
微瑕久從遠謫陛下膺圖玉宸下制金門收賈誼於長沙
返蔡邕於左校審言獲登文館預奉屬車未獻長卿之辭
遽啟元瑜之悼臣等積薪增愧焚芝盈感伏乞恩加朱紱
寵及幽泉假飾終之儀舉哀榮之典庶敝帷莫棄墜履無
遺

諫大饗用倡優媒狎書

樂天之和禮地之序禮配地樂應天故音動於心聲形於
物因心哀樂感物應變樂正則風化正樂邪則政教邪先

王所以達廢興也伏見胡樂施於音律本備四夷之數比
來日益流宕異曲新聲哀思淫溺始自王公稍及閭巷妖
伎胡人街童市子或言妃主情貌或列王公名質詠歌蹈
舞號曰合生昔齊衰有行伴侶陳滅有玉樹後庭花趨數
鷺僻皆亡國之音夫禮慊而不進即銷樂流而不反則放
臣願屏流僻崇肅雍凡胡樂備四夷外一皆罷遣况兩儀
承慶殿者陛下受朝聽政之所比大饗羣臣不容以倡優
媠狎虧污邦典若聽政之暇苟玩耳目自當奏之後庭可
也

處親權猜閒對

病之在四體者跡分而易逐居心腹者候遽而難治刑政乖舛四支疾也親權猜閒心腹疾也書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詩曰協比其鄰婚姻孔云是知親族以輯睦爲義也自頃權貴猜防外和內離怨結姻婭疑生骨肉邀榮之徒跪獻忠款膏脣之伍苟輸讒計脅肩邸第之中噤頤媪宦之側故過從絕猜嫌構親愛乖黨與生積霜成冰禍不可既願悉召近親貴人會宴內殿告以輯睦申以恩勤斥姦人塞讒路若猶未已則捨近圖遠以

抑慈示嚴惟陛下之命

徐氏法書記

易稱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故伏羲氏觀象於天觀法於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始作八卦軒轅氏之王也使蒼頡象鳥獸之迹以爲文字故銘於鍾鼎列於竹帛至周宣王太史史籀者作大篆十五篇秦始皇之并天下也丞相李斯一文字之制作蒼頡篇其後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頗有省改謂小篆也周曰六書秦稱八體或云隸書者始皇使下邳人程邈所作漢因行

綵仗森出迎日月晏溫顥氣晶眞容來兮受天慶

其眞容

來兮聖人壽千春無涯百福有眞容來兮寶曆昌遠郊却

馬雄四方紫殿敷座煙雲香拜手稽首天地長元元之祉

萬斯唐

其四

對大夫祭判

有五品祭寢不祭廟饌用索牛御史劾於寢則

已陋於饌則已泰訴云禮令無違

國政通班書崇明祀朝則齒爵載分於羔雁祭必毛牲取
類於豺獾惟彼五品薦於四時籩豆聿修履濡霜而或惕

寢門是祭因掃地而致誠克恭行葦之酌或備采蘋之奠
雖夫子立言且云寧儉而聖人行禮必貴從宜恭已習常
情稱偏下因心達孝事則由衷屬避馬申威出漢臺而有
問索牛是劾撫周禮而猶疑饌取於豐祭從於薄過如不
及吾恐失之必存著甲之令請恕先庚之罰

對不供夷盤判

三品喪事夷盤不供司儀云時所不要

喪事攸列凶禮克明佐器者存乎有司致用者期於無愆
綴几初設已陳含玉之儀夷盤不供何施造冰之禮且議

事以制觀過知仁必若夏日斯炎臭亾達於墻屋亦或當
秋露結刑宐麗於簡書如或冬淒已冰寒氣方總則史魚
之殞雖且在堂咎繇之謨終期緩獄理則可也彼其詰哉

欽定全唐文卷三百三十目錄

韓賞

告華嶽文

盧渙

大唐河南府陽翟縣善才寺文蕩律師塔碑銘

并

序

史承節

鄭康成祠碑

封常清

遺表

獨孤峻

對舉似已者判

沈東美

對薦賢能判

大酺酌酒判

孟匡朝

金樽含霜賦

李暘

祭北嶽報雨狀

韋恆

對習星歷判

李愷

重與蕭十書

陸據

對蜡饗不祀判

崔顥

薦樊衡書

薦齊秀才書

趙煜

東都留臺石柱記

欽定全唐文卷三百三十

韓賞

賞開元中官御史歷右補闕戶祠二部員外郎

告華嶽文

惟廿七祀孟秋右補闕韓賞敢昭告於泰華府君祠廟惟
天地生於人惟山川主乎神人有識而神有靈人貴聰而
神貴明於昭靈山與天窈冥載在祀典鎮於上京自古帝
王徵應不一荒淫者神降之凶聖哲者神授之吉惟茲臣
庶鑒乎得失今予小子造於神祠將有所盟神其聽之人

有嗜好各爲私禱顧無所求唯道是憂今者內禱於身外
盟於神如有一心公朝戮力生人惟神是福崎嶇世道僂
俛在位惟神所殛必將忘身奉國爲本圖憂國濟人爲已
任明明泰華昭鑒於茲瞻彼牲牢抑惟常禮神嗜正直意
存精誠正直以享神精誠以享意拳然跼慮瞿然改容益
靈山之嵯峨增壽宮之肅穆歷階趨庭髣髴其形尚饗

盧渙

渙開元十三年官告成尉

大唐河南府陽翟縣善才寺文蕩律師塔碑銘

并

序

昔者混元既闢生法世始舟車莫用言教不施愛憎之心
未生爭奪之源未起則昔

闕一

劫如來無爲而化者矣其

後人懷惡念資變淳風刀俎遍於三界生死繁於六道我

慈氏大憐庶品宏茲祕藏甘露正法爰啟

闕一

石之資身

穴手足竭其負擔之用披地輿而考勝列龜謀而定域或

陟在巘或降在原倘佯焉彷徨焉而得於夏城之隅

闕二

觀其後背增巖前臨平野居然曠望四時有霜雨遞來直

置孤標千里與雲虹競秀信安神之妙境有塔之宏

闕一

者焉越

闕一字

開元十一年十月十七日己酉奉迎律師全

身寧於茲塔寺主昔承灌頂今爲

闕

則天偉之乃移法服

授以榮班拜游擊將軍非其好也寺主道風素遠天爵自

高朱紱方來雅操難奪固讓朝命願復緇衣則天多之

闕

字

特闕一字

敕授善才寺主并賜內府絹一百匹雜綵三十

段仍許至寺大

闕一字

法會以光其業寺主常以爲徒宏願

衣服卧具甘

闕一字

明昏拯溺雖報如來之恩蕪沒塋園未

盡師資之禮於是撞鐘定策紉面

闕

門恆沙眾生咸從頂

受其有位階十地身現四生守遮制之科宮牆莫測

闕運

慈悲並行廣大難思者其惟我律師乎俗姓藥氏河南密

人也

闕一字

正見家含天仁性清心自樂宴坐窮年納芥而

羣有頓無觀身而眾妙皆盡若是乎律師常持金剛經心

禪口誦不捨須臾

闕二字

則天樂自鳴中夜則異香頻降故

爲道俗之所欣然人天之所歸仰也春秋七十有五以大

唐開元七年五月九日夜

闕二字

悟色相之皆空示生滅而

警眾嗚呼風雲昏闇眾鳥悲鳴朝野悽慘神龍震驚以其

年五月十一日權殯於夏城

闕一字

有大弟

闕一字

寺主八智

俗姓張氏清河郡人德業宏深風神秀遠所作已辦在邦

必聞證聖中則天聞而嘉焉召見於同明殿因陳濟國安

人之道

闕一

神足復於塔右置立香園率諸門徒

闕三

掃

手植松柏千有餘株寺主早悟色空念茲生滅觀石火之
非久歎芭蕉之不堅預於下層自託終制誠門弟子曰吾
自幼出家奉事和上和上者則我慈父生我法身吾欲萬
劫歸依兩肩負荷既沒之後無背吾言故其塔下層卽寺
主之所宅也至矣哉寺主之爲道仁不念本孝極尊師自
非六行總持十力無畏安能預於斯乎次有弟子延祐等

三十人

闕一

嵩嶺名家法門

闕一

寶戒珠清靜心後調伏

咸能叶贊封樹同規祠塔僉共謀可久之迹垂無窮之紀
恐汗簡之難存勒高碑而播美銘粵

至哉聖覺淵乎調御開拓慧境昭融昏趣演偈孤園全功

雙樹魔風不競法流長注其一猗歟碩德像教護持禪薰廣

被戒靜難思經窮貝葉劫盡天衣高燈正朗墜露俄晞其二

爰有上人心源猛利擯落朝組周旋了義邱首垂仁駢胝

答施尊師踴塔如佛無異其三岌岌孤秀迢迢削成金繩闕

字綴寶鐸風鳴香烟作雨伏檻流星房廊遶護花藥經行

其四夏后城池至今猶在此闕三千里豈改有道貧賤浮生

危殆託遺跡於後賢儻斯文之可采

史承節

承節萬歲通天元年充河南道察訪使元宗初官邢州刺史

鄭康成祠碑

夫囊括宇宙者文字發明道業者墳典是以聖人作而萬物覩賢人述而百代通禮樂得之以昭明日月失之而憲忒宣尼彰刪緝之功始皇速燒焚之禍迨乎羣儒在漢傳

註瑤關一

莫不珠玉交輝纖微洞迹同見集於芸閣獨有

綴於環林豈若經教奧義圖緯演術兼行者多無如我鄭公也公諱元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八世祖崇哀帝時爲尚書僕射公少爲鄉嗇夫不樂爲吏遂造太學師事第五元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欽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攝齋問道摠衣請益去山東而入關右因盧植而見馬融考論圖緯乃召見而升樓精通禮樂以將東而起嘆三載在門十年歸邑及黨事起遂杜門不出隱修經業於是鍼左氏之膏肓起穀梁之廢疾而又操入室之戈矛發何休之墨守陳元

李育校論古今劉瓌范升憲章文議何進延於几杖經宿而逃袁隗表爲侍中緣喪不起孔融之相北海屣履造門陶謙之牧徐州接以師禮比商山之四皓鄉曰鄭公類東海之于公門稱通德漢公車徵爲大司農給安車一乘所過長吏迎送公乃以病自乞還家董卓遷都長安公卿舉公爲趙相道斷不至會黃巾寇青部乃避地徐州建安元年自徐州還道遇黃巾賊數萬見公皆拜相約不敢入縣境時大將軍袁紹總兵冀州遣使邀公大會賓客乃延上坐身長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儀容溫偉客多豪俊并

有才說見公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設異端百家互起公依方辯答咸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嘆服時汝南應劭亦歸於紹因自贊曰故太山守應仲遠北面稱弟子何如公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闈劭有慚色門人相與撰公答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八篇公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周官禮記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歷又著天文七政論魯禮禘祫義六藝論毛詩譜駁許慎五經異義答臨孝存周禮難凡百餘萬言經傳洽孰稱爲純儒其所撰注今並通習是知書有萬卷公覽八

千也齊魯間宗之公後嘗疾篤自慮以書戒其子益恩書
曰吾家舊貧爲父母羣弟所容去廝役之吏遊學周秦之
都往來幽并兗豫之域大儒得意有所受焉遂博稽六藝
靡覽傳記時觀祕書緯術之奧年過四十乃歸鄉假田播
殖以娛朝夕後舉賢良方正有道辟大將軍三司府公車
再徵比牒併名皆爲宰相唯彼數公懿德大雅克堪王臣
故宐式敘吾自忖度無任於此但念述先聖之元意思整
百家之不齊亦庶幾以竭吾才故聞命罔從而黃巾爲害
萍浮南北復歸鄉邦入此歲來已七十矣宿素衰落仍有

有餘禪寺道場經行已足若開拓奪人便利貧者有擠壑之憂富者無安堵之所幸非急切何至於斯况陽和發生播植伊始興役丁匠廢棄農功一夫不耕必有饑者三時之務安可奪焉臣聞失鬼神之心可因巫祝而謝失君長之心可因左右而謝失父母之心可因親戚而謝惟失百姓之心不可解也陛下以萬方爲念何用傷一物之心臣雖至愚猶有所惑方今西戎尚梗北虜未羈戰士老於邊亭役車屯於塞下毗戶流散府藏空虛卒然烽堠興一面之虞水旱虐數州之地乘其不意何以禦之伏惟陛下體

唐堯父母之用心思菩薩如來之本意傷邊卒艱勤之弊
察下人勞怨之聲董逋逃休役力實倉庫急農桑杜邪枉
之門止侈尚之路諸不急務一切總停應須拓寺諸俟農
隙如此則國用充足黎元幸甚

洛水漲應詔上直言疏

臣聞自昔后王樂聞過罔不興拒忠諫罔不亂何者樂聞
過則下情通下情通則政無闕此其所以興也拒忠諫則
羣議壅羣議壅則主孤立此其所以亂也伏見明勅令文
武九品已上直言極諫大哉德音其堯舜之用心禹湯之

責已也臣謬參朝列浸沐聖恩敢不竭愚以副聖旨狂言
抵禁幸陛下寬而宥之臣嘗讀書觀天人相與之際考休
咎冥符之兆有感必通其間甚密是以政失於此變生於
彼亦猶影之像形響之赴聲動而輒隨各以類應故易曰
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竊見自夏已來水氣悖戾天下
郡國多罹其災去月二十七日洛水暴漲漂損百姓謹按
五行傳曰簡宗廟廢祭祀則水不潤下夫王者即位必郊
祀大地嚴配祖宗是故鬼神歆饗多獲福助自陛下光臨
寶極綿歷炎涼郊廟遲留不得殷薦山川寂寞未議懷柔

暴水之災殆因此發臣又按水者陰類臣妾之道陰氣盛滿則水泉迸溢加之虹蜺紛錯暑雨滯淫雖丁厥時而汨恒度亦陰勝之沴也臣恐後庭近習或有離中饋之職干外朝之政伏願深思天變杜絕其萌又自春及夏牛多病死疫氣浸淫於今未息謹按五行傳曰思之不審時則有牛禍意者萬機之事陛下或未躬親乎昔太戊有異木生於朝伊陟戒以修德厥妖用殄高宗有飛雉雒於鼎祖已陳以政事殷道再興此皆視履考祥轉禍爲福之明鑑也晁錯曰五帝其臣不及則自親之今朝廷怪異雖則多矣

然皆仰知陛下天光伏願勤思德容少凝大化以萬方爲念不以聲色爲娛以百姓爲憂不以犬馬爲樂暫勞宵旰用緝明良豈不休哉天下幸甚臣聞三王之朝不能免淫亢太平之時不能無小孽備禦之道存乎其人若細微之災恬而不怪及禍變成象駭而圖之猶水決而繕防疾困而求藥雖復僂佷亦何救哉夫災變應天實繫人事故日蝕修德月蝕修刑若乃雨暘或愆則貌言爲咎雩禱之法在於禮典今暫逢霖雨即閉坊門棄先聖之明訓遵後來之淺術時偶中之安足神邪蓋當屏翳收津豐隆戢響之

日也豈有一坊一市遂能感召星靈暫閉暫開便欲發揮
神道必不然矣何其謬哉至今巷議街言共呼坊門爲宰
相謂能節宣風雨變理陰陽夫如是則赫赫師尹便爲虛
設悠悠蒼生復何所望自數年已來公私俱竭戶口減耗
家無接薪之儲國無候荒之蓄陛下不出都邑近觀朝市
則以爲率土之既康且富及至踐閭陌視鄉亭百姓衣牛
馬之衣食犬彘之食十室而九空丁壯盡於邊塞孤孀轉
於溝壑猛吏淫威奮其毒暴徵急政破其資馬困斯跌人
窮乃詐或起爲姦盜或競爲流亡從而刑之良可悲也臣

觀今之毗俗率多輕佻人貧而奢不息法設而偽不止長
吏貪冒選舉私謁樂多繁淫器尚浮巧稼穡之人少商旅
之人多誠願坦然更化以身先之端本澄源滌瑕蕩穢接
凋殘之後宜緩其力役當久弊之極宜法訓敦龐良牧樹
風賢宰垂化十年之外生聚方足三代之美庶幾可及臣
聞太子者君之貳國之本易有其卦天有其星今古相循
率由茲道陛下自登皇極未建元良非所以守器承祧養
德贊業離明不可輟曜震位不可久虛伏願早擇賢能以
光儲副上安社稷下慰黎元且姻戚之間謗議所集假令

漢帝無私於廣國元規切讓於中書天下之人安可戶說
稽疑成患馮寵生災所謂愛之適足以害之也至如武三
思等誠能輟其機務授以清閑厚祿以富其身蕃錫以獎
其意家國俱泰豈不優乎夫爵賞者君之重柄傳曰惟名
與器不可假人自頃害賞頗亦乖謬大勳未滿於人聽高
秩已越於朝倫貪天之功以爲己力祕書監鄭普思國子
祭酒葉靜能等或挾小道以登朱紫或因淺術以取銀黃
旣虧國經實悖天道書曰制理於未亂保邦於未危此誠
理亂安危之時也伏願欽祖宗之丕烈惕王業之艱難遠

佞人親有德乳保之愛妃主之家以時接見無令媠瀆凡此數者當今急務唯陛下留神採納永保康寧

請減滑州封戶疏

臣聞分珪裂土各有方位通邑大都不以封錫前猷未遠古義亦深自頃命侯稍殊舊式莫居礪壻專擇雄奧徐州貢土方色已乖寢邱辭封讓德不嗣其滑州者國之近甸密邇帝畿地出紋縑人多趨射所以列縣爲七分封爲五王賦少於侯租入家倍於輸國求諸既往實所未聞每科封丁有甚征役因而失業莫反其居此州土風逃者舊少

頃日波散良緣封多百姓嗷嗷不堪其弊伏願稍均封戶散配餘州下息疲疇上遵古制則公侯不失於采地流泛得還於故鄉諸州封戶亦望准此又徵封使者往來相繼既勞傳驛甚擾公私諸附租庸每年送納望停封使以靜下人仍編入新格庶爲永利又聞五等崇勞百王盛典自非邢茅懿戚寇鄧鴻勳無以誓彼山河疇其爵土近者封建頗緣恩澤功無橫草人已分茅遂使沃壤名藩多入侯國邑收家稅平於天府經費不足蓋亦有由竊見武德之初建侯故事於時天寶新定王基創開佐命如雲謀臣如

雨然而封者不過十數人今禮樂承平邦家繼代有象賢
舊德之裔無野戰攻城之勤至於命封不合全廣論功少
於前葉食邑多於往時既減邊儲實虧國用伏惟酌隆姬
之前訓咨武德之舊章地非宗盟勳殊社稷不宜加以實
邑自可寵以虛名如是庶績其凝彝倫攸敘臣忝當廉問
備採風謠灼見不安豈敢自默知必被封家所疾顧嘗以
報國爲心乞擇愚言訪諸朝宰分毫有益夕死無恨

欽定全唐文卷二百六十九目錄

王覲

諫李多祚參乘疏

十八學士圖記

張廷珪

彈棊賦

請河北遭旱澇州準式折免表

請寬宥與張易之往還人表

諫停市犬馬表

諫白司馬坂營大像表

諫白司馬坂營大像第二表

論別宅婦女入宮表

論別宅婦女入宮第二表

論置監牧登萊和市牛羊奴婢疏

因旱上直言疏

韋虛心

北岳府君碑

欽定全唐文卷二百六十九

王覲

覲中宗朝官監察御史

諫李多祚參乘疏

臣覲言竊惟祔廟之禮在於尊祖奉先肅事之儀豈厭惟親與德伏見恩勅令安國相王與李多祚參乘且多祚夷人有功於國適可加之寵爵豈宜逼奉至尊將帝弟以連衡與吾君而共輦誠恐萬方之人不允所望昔文帝引趙談參乘袁盎伏車前曰天聞天子所共乘輿者皆天下豪

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之餘共載於是斥而下之多祚雖無趙談之累亦非卿相之重不自循省無聞固讓豈國乏良輔更無其人史官所書將示於後何袁盎之強諫獨微臣之不及惟陛下詳擇焉

十八學士圖記

夫立身之功莫大於行道行道之功莫大於逢時行道則孝悌才學有聞逢時則仁信機謀及物有其時無其材斯固自犬彘也有其材無其時得不憤心涕血歟則知無代無材計用與不用耳高祖起於沛光武起於南陽而籌畫

功勳獨出豐宛之士蕭丞相從漢高入關封府藏而收圖籍房太尉從太宗征討捨珠玉而採人材二君子之材豈偶然也十八學士皆煬帝之臣曷聞於隋而明於唐是有其材而無其時矣如晦元齡止於一尉或非好去任或挂網徙邊褚亮虞南不離下位或嫉才見謫或七品十年暨我國家則有道兼文武器重珪璋者慷慨大節臨機能斷者仁孝忠直預識存亡者潔行檢身而有英畧者好學敏達詳明吏道者出入軍旅涉歷危難者不憚兵威樹立忠誼者博聞貞儉文翰兼絕者風韻閑雅善於吟咏者精練

詰訓長於講論者夫如是則立身行道之事盡在於斯矣
得不冥心契志以自勗勵哉覲每覲十八學士圖空瞻贊
像而已輒各採本傳列其嘉績庶幾閱像者思其人披文
者思其人非惟臨鑒耳目抑可以垂誠於君臣父子之間
也

張廷珪

廷珪河南濟源人第進士補白水尉舉制科異等神龍初
爲中書舍人再遷禮部侍郎開元初累遷少府監封范陽
縣男以太子詹事致仕二十二年卒年七十餘贈工部尚

書諡曰貞穆

彈碁賦

其爲局也不徵荆山之璞不用藍田之質兀若元龜之起
爛若繁星之出約勝負仗明信俱分類而抗行咸背深而
列陣唯智是役唯貪是慎敗不同奔鬪不齊進曉之者敵
衆多以寡少憐之者起徑寸猶萬仞徒觀其彈射萬變精
妙入神口與心計行隨意新作氣者直搏乎九天之上猶
擅藥而旁擊受敵者橫墜乎九地之下甘棄置而歸仁行
必假道居必擇鄰衝危以陷其兩虎陪險更生乎一秦至

若狂生俠少使氣爲主顧懷將恠動越規矩競緣局而斜
衡爭隔矢而曲取旣向角而散亂復當中而攢聚苟萬一
之偶中何輕狡之云數曷若恬和之士神清意遠豈綦布
而興來亦手運而情遣先和容而取則兼中敵而爲善務
專一於道求寧苟貪於席卷或聊假以喻大或有迷而知
返夫局勢將畢觀者逾樂兩敵相持三顧而作劃去者箭
飛分索者星落眇四隅之豁然若萬里之清廓

請河北遭旱澇州準式折免表

臣廷珪言伏見景龍二年三月十一日勅河南北桑蠶倍

多風土異宜租庸須別自今以後河南河北蠶熟依限卽
輸庸調秋苗若損唯令折租乃爲常式者臣聞皇天無私
覆后土無私載日月無私鑒陰陽無私毓是以明王聖帝
則而像之慶浹萬邦政敷一德故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
蕩無反無側王道正直伏惟聖朝御曆皇極在人正朔所
覃率土奉若百年於茲矣頃於災歲重賦饑人頓革彝典
特開變例雖施蠻貊之邦臣愚猶知不可況此兩道枕倚
大河南接神州北通天邑郡縣雄劇人物昌阜旣類股肱
之地尤宜得其欣心豈可殊其土風異其徭賦不恤災患

而殫其財力者卽以桑蠶別加徵稅至如隴右百姓羊馬是資山南諸州椒漆爲利其或銅錫鉛錯貨自巖通蜃蛤魚鹽財自海殖土物惟性錯貢方隅咸有滂年並無他稅旱歲各準常規豈獨斯人外之王度且天災所降年穀莫登在於貧弱或至殍殮生理旣甚難恃人心固未易安就其憂危載空杼軸窮斯濫矣將無不至臣效官穎服實在河南每見部人衆稱冤苦伏思景龍之際時多賊臣有若宗楚客紀處訥武延秀韋溫等蔽虧日月專擅威權各食實封遍河南河北屬當水旱屢致蠲除因而遂矯制命固

非先朝之本意也伏願陛下廣天成之德均子育之愛式崇大體追復舊章許河南河北有水旱處依貞觀永徽故事一準令式折免則在蒼生不勝幸甚謹因所部司法參軍鄭元亮奏滂損謹附表以聞

請寬宥與張易之往還人表

臣聞國之威柄在於賞罰賞中則人知勸罰中則人知沮二者苟得則四海獲安二者乖宜則萬人無措況陛下始復初業甫登寶位率土禺然欽佇聖化凡欲興事亦何容易外有竊議臣請盡言至如張易之兄弟窮罪極逆蒼生

苦之良有歲月憑託城社無所告訴陛下仁聖明斷憂在黎元一朝誅夷孰不慶抃在於親故並合從坐然量宜制法理或未宏何者然也臣歷觀自古以來革故卽新之際莫不先行誅戮以服眾心此皆素無人望理藉如此今陛下先朝子孫唐德未改乃天地之眷人祇之望非陛下而誰誠宜布恩施德以答之崇仁尚寬以理之豈更誅夷以虧至德況易之兄弟榮盛多時趨附之徒天下大半欲盡殺之則罪不加眾欲少殺之則法難畫一在都城者乍可有數遍四方者未知幾人反側者多不可不察安之之理

必在於寬自非至親及於謀首請一原宥令其自新仁風
大行在斯一舉臣無任云云

諫停市犬馬表

臣廷珪言伏見發使及典僉等大齋繒錦將於石國和市
犬馬臣聞書曰犬馬非其土性弗畜珍禽奇獸不育於國
者故明王欲極於德忠臣願畢於議偕護於細行保於大
猷冀無閒然能致盡善也今以陛下之明何失不見以陛
下之斷何欲不懲復禹順於走丸法堯易於迴掌誠可却
走馬訓旅燠聖心通於兆人德言應於千里一感則法星

退舍一解則亢陽出雲豈宜勞遠人玩異物有從禽之漸
無恤下之先使明詔遐臨聖意昭布上非治國之要下非
卽戎之功將恐新麥未獲舊穀已空饑饉荐臻邊荒速寇
昭告則然上帝赫矣大君無以解其倒懸續於請命邇不
自給遠不能輸戶口流離公私懷懼此臣之所以憂陛下
順天之心從人之願省無益之用救必然之急先社稷後
犬馬此天下之幸國家之福豈獨微臣哉無任竭忠竭誠
之至謹錄奏聞伏聽勅旨

諫白司馬坂營大像表

臣廷珪言夫佛者以覺知爲義因心而成不可以諸相見也故經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此明真如之果不外求也陛下信心歸依發宏誓願壯其塔廟廣其尊容已遍於天下久矣蓋有住於相而行布施非最上第一希有之法何以言之經云若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及恒河沙等身命布施其福甚多若人於此經中受持及四句偈等爲人演說其福勝彼如佛所言則陛下傾四海之財殫萬人之力窮山之木以爲塔極治之金以爲像雖勞則甚矣費則多矣而所獲福

緣不愈於一禪房之匹夫沙門之末學受持精進端坐思
理亦明矣臣竊爲陛下小之今陛下廣樹薰修又置精舍
則經云菩薩所作福德不應貪着蓋有爲之法不足高也
況此營建事殷土木或開發盤礴峻築基陛或填塞川澗
通轉採斫碾壓蟲蟻動盈巨億豈佛標坐夏之義愍蠢動
而不忍害其生哉今陛下何以爲之又役鬼不可唯人是
營通計工匠率多貧窶朝驅暮役勞筋苦骨簞食瓢飲晨
炊星飯饑渴所致疾疹交集豈佛標徒行之義愍畜獸而
不忍殘其力哉今陛下何以爲之又營築之資僧尼是稅

雖乞丐所致而貧闕猶多郡縣徵斂星火逼迫或謀計靡
所或鬻賣以充怨聲載路和氣未洽豈佛標隨喜之義愍
愚民而不忍奪其產哉今陛下何以爲之且邊朔未寧軍
裝日給天下虛竭海內勞弊伏惟陛下慎之重之思菩薩
之行爲利益一切眾生應如是布施則經所謂不住色聲
香味觸法布施故其福德若東南西北四維上下虛空不
可思量矣何必懃懃於住相凋蒼生之業崇不急之務乎
臣以時政論之則宜安邊境蓄府庫養人力臣以釋教論
之則宜救苦厄滅諸相崇無爲伏願陛下察臣之愚行佛

之意務以理爲上不以人廢言幸甚幸甚謹言

諫白司馬坂營大像第二表

臣某言臣奉勅河北道宣勞今發都下從白司馬坂所遇見轉運材木顧役人夫臣勘問檢校官左藏置監事馮道得狀奉今月八日勅於坂所修營臣竊以天后朝僧懷義營初大像并造天堂安置令王宏義李昭德等分道採斫大木虐用威勢鞭捶官寮鑿山填溪以夕繼晷傷殺丁匠不可勝言費散錢數動以億計其時百姓愁苦四海騷然皇天孔明實茲降鑒凡所營構並爲災火所焚懷義之徒

相次伏法而死自此之後停寢十年近者狡豎張易之昌宗昌儀等將欲潛圖大逆爲國結怨下人兼售私木以規官利遂又與僧萬壽等設計移此坂管建今暨逆豎夷滅皇運中興陛下先發德音頻下明制除不急之務罷土木之功所以少監楊務廉遠徙屏黜頒示天下凡在中外不勝抃躍若此像閣重復修營則與制書義殊乖越尚令二逆遺惡未除臣雖至愚固知不可且窮土木之作竭倉庫之資將非崇樹勝緣求諸福德者也今則興起營造採木作坂蠕動含生因緣致死每遇一日之內算數尚不可知

比及累歲而成譬喻豈復可及廣殺而求福德所獲焉補
所亡慈悲之理深未宏暢方今仲春作候當務農業臣今
在路經過全未見人耕種訪聞咸稱乏絕苟求朝夕米糧
此則百姓切急誠若倒懸矣陛下受天明命作民父母可
不先解倒懸之切而方罄財竭力修營不急之務乎特乞
卽日停造大像等仍量抽其錢賑濟窮乏如天恩允臣等
所請天下蒼生幸甚謹遞表奏聞伏聽勅旨

論別宅婦女入宮表

臣廷珪言昨奉進止別宅婦女皆遣入宮勅至黃門臣已

執奏停寢數日宰相重宣陛下以人廢言未蒙允納密旨
增峻制獄益嚴事相牽聯重有追掩竊聞輿議足以傷心
或母子生離或男女永隔冤酷之至有甚於死方春德澤
萬物昭蘇豈獨斯人不霑雨露一傷和氣恐沮聖恩況所
進宮人皆非婉麗陛下容易將入下人迫脅而行不作無
益害有益臣必知其然矣又陛下至明之君當比德於上
皇豈校迹於中古況春秋鼎盛慶祚無窮樹德將逮於千
年臣尚謂少行事儻乖於一物臣竊有疑且臣位在黃門
年高白首常恐寵祿過厚顛墜微躬何所覲覲輒有干議

伏以遭逢昌運沐浴湛恩如不被心竭誠無乃希旨苟免
六合雖廣取容何地不勝愚懇之至謹重昧死奏聞伏望
曲流天鑒少垂矜采

論別宅婦女入宮第二表

臣廷珪言檢貞觀永徽故事婦人犯私並無入宮之例準
天授二年有勅京師神都婦女犯姦先決杖六十配入掖
庭至太極修格已從除削唯決杖六十仍依法科罪今不
依貞觀永徽典故又捨太極憲章而依天授之法臣愚竊
謂未便且法令者與天下共之者也君不可失之於上臣

不可違之於下如或失之於上則無以御下矣如或違之於下則無以事上矣所以古之聖人垂範作式縣諸象魏銘於景鍾昭示萬方期於畫一由是法有定禁時無濫刑化致雖和俗登仁壽鸞鳳巢閣麒麟在郊膏露浮甘卿雲布彩方今聖道包於天地仁恩洽於品物明無不燭聰無不聽時康俗泰遠肅邇安豈可昇平之朝而行末令之罰臣之愚鄙伏深疑懼無任懇迫之極謹昧死重連正勅奏聞特乞天恩曲垂矜鑒得令別宅婦女各準法處分率土蒼生幸甚如允臣所請仍望便停令勅內宣降進止

論置監牧登萊和市牛羊奴婢疏

臣廷珪言竊見國家於河南北和市牛羊及荆益等州市奴婢擬於登萊州置監牧此必有人謂頃歲以來軍裝所資國用不足或將見陶朱公公孫宏卜式之事而爲陛下陳其策耳臣愚以齷齪小算有損無益不足爲盛明天子行法於代也何以明之彼三人者實爲匹夫藉空虛之地罄勤勞之力畜牧積歲增致千金苟以一家言之其計得也今聖朝疆域四海臣妾萬方天覆地載莫非所有而欲必取於人從牧於國何示人之不廣而近樹私也況和市

遞送所在騷然公私煩費不可勝計臣聞諸古人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蓋君之與人上下同體無所間也今河南牛疾甚處十不一存農傷豈徒百姓而已又今牧童取其牛在犝者下俚尤要一則利其孳產二則不廢營農家家保之豈願輒賣今雖和市甚於抑奪百姓之望是牛再疫而農重傷此則有損無利一也頃者諸州雖定估價旣緣併市則雖平準如其簡擇事須賄求侵刻之端從此而出牛羊踴貴必倍於常百姓私陪則破家業雖官得一牛一羊而百姓已失兩牛兩羊價矣此則

有損無利二也登萊之境是稱海隅因之水氣加以風迴
秋則早寒春則晚煦深山大澤咸生蛟蛇若置羣牧必多
死損此則有損無利三也高原之田百姓耕植下濕之地
不堪放牧若奪百姓高處兩州皆失丁田至於牛羊復相
踐暴久長如此闔境不安非直百姓被侵蓋失國家租賦
則有損無利四也且又荆益等州和市奴婢多是國家戶
口姦豪掠來一入於官永無雪理況南北既遠風土非宜
乍到登萊必生疾疫此則有損無利五也且方今東泊滄
海西泊流沙亭障多虞甲冑未息戎機調發歲時相繼由

是丁兵逃散戶口流亡畧舉大凡十有數四陛下天憐黔
首光啟元猷將命使臣分道巡撫簡而靜鎮難必又安矧
乃征伐外繁徵求內廣欲使萬方兆庶安堵復業亦猶翦
鳥之翼而望其騰騫脫魚之鱗而願其遊泳臣又聞之君
所恃者人人所生者食食所資者耕耕所恃者牛廢耕則
去食去食則無人人無以生君將何恃然則牛者君國字
人之本豈可無故一旦取之哉臣又度羊之爲須非軍國
切要假令畜牧能遂繁滋三數歲間億萬可致陛下豈可
鬻之於外蕃射其利爲用乎又可鬻之於中土割其命爲

金史卷之三十三 第三十三卷
資乎牛之爲損則如彼羊之無益則如此臣雖愚戇知其
必不可也伏願陛下特加審慎詳圖損益諸有所和市及
新置監牧等儻迴聖慮卽日停絕天下蒼生豈勝幸甚昧
死上奏以聞

因旱上直言疏

臣聞古有多難與王殷憂啟聖者皆以事危則志遠情迫
則思深故能自下登高轉禍爲福者也伏見景龍之末中
宗遇禍先天之際兇黨構謀社稷有危於倒懸國朝殆均
於絕紐陛下神武超代精誠動天再掃氛沴六合清明而

後上順皇旨俯念黔黎高運璿衡光膺寶籙以日月所燭
之地書軌未通之鄉無不霑濡渥恩被服元化十堯九舜
未足稱也明明上帝照臨下土宜錫介祉以答鴻休然頃
歲以來陰陽愆候九穀失稔萬姓阻饑關輔之間更爲九
劇至有樵蘇莫爨糠麩靡資不暇聊生方憂轉死偶會昌
運遘茲艱否臣竊思之皇天之意將恐陛下春秋鼎盛神
聖在躬不崇朝而建大功自藩邸而陟元后或簡下濟之
道獨滿雄圖之志輕虞舜而不法思漢武以自高是故昭
見咎徵載加善誘欲大君日慎一日雖休勿休永保太和

以固邦本也斯則皇天之於陛下矚顧深矣陛下焉可不
奉若休旨而寅畏哉臣愚誠願陛下約心削志澄思勵精
考羲農之書敦朴素之道登庸端士放黜佞人屏退後宮
減徹外廩場無蹴鞠之翫野絕從禽之賞休石田之遠境
罷金甲之懸軍惠恤惇嫠蠲薄徭賦去奇技淫巧捐和璧
隨珠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自然波清四海塵銷九域農夫
樂其業餘糧棲於畝則和氣上通於天雖五星連珠兩曜
合璧未足多也珍祥下降於地雖鳳凰巢閣麒麟在郊未
足奇也或謂天之鑒戒不足畏者則將上帝憑怒風雨迷

錯荒饑日甚無以濟下矣或謂人之窮乏不足恤者則將
齊吐沮志億兆攜離愁苦怨極無以奉上矣斯蓋安危所
繫禍福之源奈何朝廷曾不是察況今陛下受命伊始敷
政惟新卿士百僚華夷萬族莫不清耳以聽刮目以視延
頸企踵冀有所聞見禹禹如也何可怠棄典則坐孤其望
哉

韋虛心

虛心字無逸右庶子維子舉孝廉景龍中官御史中丞歷
荆潞揚三州大都督府長史入爲工部尚書東京畱守累

封南皮郡子卒贈揚州大都督諡曰正

北岳府君碑

嘗試論之曰融爲瀆結爲阜則詞人之體物詳之矣智樂水仁樂山則聖人之微言列之矣或乃參里愚谷因居以制號紫蓋白雉像形而定極分石帆而爲破石對射的而云射堂武關之啟地門下都之建天柱莫不萬彙斯毓五精是應必踐魑魅之塗式作隱淪之宅傳諸簡牒備乎聞見竊比岳宗自均魁父北岳恒山者北方之巨鎮也爾其崗巒紛紜根底盤薄或壁立或砥平傍匿千嶺下括眾壑

珍禽奇獸益虞之目駭不能名芳草甘木桑宏之心計莫
之數瓊膏石髓慶忌林兵時時出往往迭見舒丹氣籠
翠微蒼蔚朝躋披重壤以雲亭騷屑暮起吸萬籟以風怒
漢宗聽宋昌之策以諱遷常趙主從姑布之談以賢臨代
林麓之富何有何無但觀夫峽容峭峙地勢坱軋迤太行
而綿碣石負寒谷而面冰川限華夷之表裏壯宇宙之隘
害培塿九折胚胎四明一佇望州載磔瞻魯崇巖似畫匪
阡危以增雋清廟如在不加敬而自祇夫其重扃固護交
軒密勿三間四表神漠漠以扶傾東序西廂心猓猓而發

悸朱鳥拂棟玉女窺牕藻績丹青伴赤城之霞起圖寫精
異疑絳河之仙集恍恍忽忽若陰若陽吁可畏乎其駭也
以先天二年有瀛州青苑縣人魏名確爰因行李至岳廟
之前乃見二人一者白衣一者紫服侍從甚肅進止不凡
自云我是岳廟大使發兵馬六十萬衆爲國討賊五岳大
神九月三日俱來此山大爲歡會名確遷延未去諸神遂
乃作怒牽至廟中用申責罰祝史楊仙童親見其事乃馳
告官司州將駭之隨以聞奏勅遣上官及內謁者齋神衣
禮物以赴會期凡厥寮案共陪享祭惟神妙畧遐舉猛銳

長驅不勞載鷓之師已決陣蛇之效國家德邁堯封道兼
虞覲盛唐入詠竭南服以登濡訓夏從游窮西荒以銘弁
髻首貫胸之族俗有望雲文鉞碧帑之賫府無虛月瘞峯
沈渚不爽於告成五載四朝自尊乎升道書云十有一月
北巡狩至於北岳豈不以崇望秩之儀備矣得諸侯之度
宏矣以爲不嚴而理本乎禮樂旣富而教寄以循良晤關
字棠之匡坐借長孺之高卧刺史高豫化以亂繩導規長
者操其宣布託諷虛儀一澄睇於露冕幾揚仁於風扇長
史嚴德珪司馬董關漢編博達西蜀明其犯斗晉政記

言南史推其直筆恒陽縣令劉元宗系肇御龍位光馴雉
蒲城務簡歎淹中以勿欺丞王晏洛汭浮仙淮流襲慶楚
國在壇之寶庾室豐年之玉文章雄伯昔入仲宣之跪人
物唯黃令得林宗之拜主簿姚繪之尉閻宏搏扶逸翮未
遷振鷺之行縱壑巨鱗且任烹鮮之輔岳令司徒乾造和
光偶俗內剛外柔不附膏腴自安下仕鄉望等並海岳精
靈燕趙奇傑賓從奕奕選徒於擁篲之賢氣調凜凜結友
於負荆之將平原旅食是日處囊太子新交乘風聽筑地
極殷阜袷服如雲俗尚儒術青衿成市侶琴尊以卒歲優

哉遊哉狎泉石之娛老無營無欲手舞足蹈異口同音詢
墨客於千里標黃爾於億載故能屈蔡中郎之詞彩以紀
豐碑訪王右軍之神蹤以鐫金石其詞曰

土之聚兮成山山龍從兮石爛斑屹常岳兮作鎮披重壤
兮聳千仞將觀日以齊宗兼極天而比峻跨荆巫迤蓬壺
挾慕容之舊都帶簡子之藏符列真宇兮隱淪宅巖花開
兮樹果坼既闕一天地險又作華夷隔嚴祠沕穆神儀儼

雅迫而察之駭人也雕楹翕絕兮楸駁緣霄清泠兮露灑

獯虜咆哮

闕一

荐北郊岳靈赫怒兮殄落傾巢銘十角於

燕嶺獲隻輪於晉嶠皇道貞明兮太階平梯山驟水兮奄
裨瀛順出豫兮勒功成一巡肆覲兮考幽明寄剖竹兮仁
風清名題輿兮康哥行郎出宰兮百里榮桓不樂兮六安
輕州縣勞職兮人之英恒碣降神兮岳之精詢謀僉同兮
表至誠披文相質兮蹟堅貞懸一字兮莫與京俾干祀兮
昭令名髣髴風塵兮垂頌聲